

59岁的她自驾上路三年—— 逃离家，找到“家”

夜晚，广西柳州田塘汽车营地漆黑一片，借着房车帐篷上的灯光，我们围坐在户外，喝露营地老板娘自酿的重阳酒，吃着苏敏现炒的家常菜。

自从2020年9月开始自驾游，59岁的苏敏已经在路上三年零五个月，走过中国的230多个城市。这段旅程的起点是一条自拍视频，她讲述自己婚姻生活的压抑，并决定逃离。

苏敏的故事传播甚广，她被描述为中国的“娜拉”。但女性励志不是故事的全部，那些缠绕不清的纠结，那些有过伤痛又想要接近的时刻，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家庭故事。



“在路上”

对别人来说，旅行只是暂时的，终归要回归家庭。而她不一样。

去年12月中旬，我们在广西柳州三江旅游集散中心第一次见到苏敏。她梳着马尾辫，穿着黑色卫衣、牛仔褲，盘腿坐在房车的沙发上。她边摆弄正在充电的口袋相机，边从沙发旁的储物架上掏出一台GoPro11运动相机。

这些起步价两千多元的拍摄装备，苏敏视为宝贝。

平日里，苏敏白天赶路，下午拍视频，晚上直播。她凌晨1点前很少睡过觉，最晚熬到凌晨3点。

女儿杜晓阳经常半夜收到苏敏传来的视频素材，她现在专职负责剪辑。销售出身的女婿刘伟伟负责安排苏敏的直播选品、广告对接、媒体采访。

外出的三年，苏敏的飞行里程七万多公里，几乎都是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去参加活动。“厦门、广州、深圳、重庆、成都、上海，来回飞了好几次。”

这样的生活，苏敏并不觉得疲惫，她在采访中提到的“累”关于其他：比如不到20岁时，她在化肥厂“三班倒”，半夜下班还要给三个弟弟做饭。

另外一次，她主动提到“累”，是结婚以后，她要独自应对家务、接送杜晓阳上学，又要找一份环卫工、裁缝、送报员或者超市营业员的工作。

这些年在路上，她有了比以前丰富得多的经历：她在海南用两天时间学会了冲浪；跟着来采访她的记者，学会用无人机；到杭州参加品牌方举办的线下派对，第一次穿上了婚纱。



“关于家”

不管是父母那个家，还是丈夫在的那个家，苏敏都曾想逃离。

苏敏在西藏昌都山区长大，父亲年轻时援藏，转业后在当地的农具厂做管理事务长，母亲随迁做仓库保管员。由于母亲有高原性心脏病，一年有近半的时间频繁往返医院。苏敏从小就要照顾三个弟弟。

苏敏记得，小学大课间操音乐一响，别的同学做广播体操，她就从山坡上的学校往山下的家里跑，提前回家添木头烧火，把米饭蒸上。

在22岁的苏敏看来，只有结婚才能摆脱这样的生活。杜诚和苏敏相亲认识，他在郑州水利局下的一个分公司上班。苏敏想，结婚后，自己搬到厂里住，丈夫在郑州上班，“离得远，也管不了我”。

但结婚不到三年，苏敏工作的化肥厂倒闭，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杜晓阳到郑州投奔丈夫杜诚。在苏敏印象里，杜诚“处处管着她”：纠正她的走路姿势，要求她坐下来的时候不能跷二郎腿，穿的裙子必须过膝；不能穿白鞋，因为在杜诚的老家，白色不吉利。

一次，苏敏和邻居聊起计划生育政策，晚上回家杜诚打了苏敏，他说：“计划生育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闲话说？”

“亲密感”

在女儿杜晓阳看来，苏敏渴望家庭生活，渴求那种亲密感。

苏敏说，自己是被传统塑造的女性。亲情这个词对她来说，是复杂的。

2023年5月，苏敏回家探望腰部摔伤的母亲，给八十多岁的母亲买了一个9999元的金戒指。十多年前，她还在送报纸，母亲看邻居阿姨戴的金项链好看，苏敏用年底工资加奖金四千多元给母亲也买了一条。

苏敏作为长姐，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，常跟三个弟弟说：“等将来我有钱了，请大家吃一碗烩面。”她工作的第一个月，就请弟弟们吃了烩面。

在女儿杜晓阳看来，苏敏渴望家庭生活，渴求那种亲密感。

如今，苏敏的社交账号绑定的是自己的银行卡。她存了一些钱，就以外孙交学费的名义，给女儿转账一二万，相当于女儿给她剪辑视

苏敏回忆起来，杜诚的话有时候像刺一样扎进她心里：他和工友在门岗打牌喝茶，苏敏和工友的妻子一块送报纸，推着车卖冰棍。她听见两人在不远处调侃：“你看人和人就是不一样，像我们坐着打个牌、喝个水，一个月三四千拿到手了。有些人啊，从早忙到晚，也就挣了一千多元钱。”

苏敏说，她很早就想过离婚，但为了孩子一拖再拖。杜晓阳上小学，她怕离婚对孩子不好。因为房产证写的杜诚的名字，她不相信杜诚会给抚养费。“两个人在一起都AA制，离婚了（他）怎么可能给抚养费？”

杜晓阳上了大学后，曾劝过苏敏离婚。但她担心，“单亲家庭不利于女儿找对象”。

2022年9月，杜诚第一次意识到苏敏有了离婚的想法。起因是苏敏回家没通知杜诚，他们在女儿家碰巧遇到。他像往常一样，用嘲讽的语气问候苏敏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？混不下去了？”苏敏没有像过去一样和他吵，他感受到她的冷淡，没有上桌，自己端着吃了一碗饭就走了。

几天后，苏敏在女儿女婿的陪

同下去找杜诚：“要不咱俩就离婚吧。”杜诚不同意，摔门离开。他琢磨着，只要躲着苏敏，缓一缓说不定还有余地。此后，苏敏再为离婚的事情找他，他都躲着不见。

杜诚说，苏敏和他在家睡上下铺，长期旅行不在家，他都能接受，唯独离婚对他打击太大。夜里睡不着，他安慰自己往好处想：只要不离婚，苏敏总会回来的。

他还在网上看“如何好好说话”，指导“夫妻关系”的视频，但实践起来很难，赞美妻子“说不出口”。

杜诚比苏敏大四岁，他有些急切地发问：“她真不照顾我咋办？”

苏敏曾想，在外面跑一段时间，可能（两个人）脾气会变好。“要是大家能够说得开，继续过也不是不可能。”但见到杜诚，对方质问她，“你还知道回来嘛？”“混不下去了是吧”，苏敏说“我一听到（他讲话）就想发火”。

由于结婚证丢了，苏敏想离婚必须先补办结婚证，再领离婚证。但杜诚不配合，苏敏也害怕再走一次结婚流程。因此，在苏敏向法院起诉离婚后，“离婚”依旧是悬置的问题。

频的工资。苏敏说，她不想女儿重复自己的人生。

但她自己还是很省。为了省钱，苏敏从不去洗车店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她自己提着水桶爬到车顶，用拖布擦一遍，再接上水枪冲洗。一个小时下来，她已满头大汗。为了省十几元钱的打车费，在贵州六盘水，苏敏把房车停在露营地，徒步三公里去菜市场买菜。

在杜晓阳眼中，母亲其实很能干。她送报纸两年，当上片区的小组长，管理七八个人。为了增加报纸订阅量，她别出心裁地给片区内四五个小区住户写信。她连续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还因为送报纸业绩突出上过河南省电视台。

杜晓阳怀上双胞胎之前，苏敏在超市零食区卖货。每天站八个小时，到了月末盘点，夜里两三点

才回家，“别人中间会偷着出去休息，但她不会”。以至于杜晓阳刚生完孩子，超市老板娘就去了她家，想请苏敏回去上班。

苏敏起初在平台上做号，是看到有旅行博主自驾旅行可以赚钱。当时，她的退休工资只有2300元，想边旅居，边赚路费。她给杜晓阳讲她的想法，杜晓阳觉得行不通。那时，苏敏只有一台Polo小车，短视频对她来说，也是新鲜事物。但苏敏很快在网上花199元报了视频剪辑课。

现在苏敏的目标是，攒钱把女儿女婿资助她买房车的15万还上，还想在女儿住的小区给自己买一套房子，和杜诚分开住，那间房子也许就“刷一下墙，买最便宜的木制地板，毕竟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”。（文中杜诚为化名）（澎湃新闻）